

張良評傳

江入海 著

山頂文化

目錄

序	ix
一、生平	001
二、所學	019
三、脫逃	033
四、任俠	045
五、計謀	049
六、政策	069
七、健康	085
八、性情	089
九、楚歌	119
十、後代	125
結語	129
附錄：〈史記·留侯世家〉	135



| 張良畫像（晚笑堂竹莊畫傳——清代刻本）

序

張良是兩千兩百多年前輔佐劉邦推翻秦朝、打敗項羽及各路諸侯、建立漢朝的主要功臣之一。漢朝是中國歷史上首個由平民起事建立的皇朝；中國自此發展為一個統一、強盛的大帝國。漢朝的「文治武功」為後人所稱譽，在中國以至世界歷史上有顯著的地位。漢朝建立頭二百年間，全國人口增加了兩倍多。漢代人的生活水平在多方面都有所提高（當然社會問題仍不少）。漢文化也有特別的代表性；「漢人」、「漢族」、「漢語」、「漢字」、「漢學」、「漢曆」、「漢方」、「漢服」等等關於中國人、中國文化、習俗的稱謂由此而來。當然此為後來發展，張良和劉邦當初不會料想得到。

一千五百多年後，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在其名著《三國演義》中借司馬徽之口讚譽漢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說他可比肩「興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漢四百年的張子房」，不期然也把張良與姜子牙相提並論（張子房就是張良），頌揚了他們分別作為開創周、漢「盛世」的元勳。雖然年代相差遠至八百多年，姜子牙與張良

都以韜略過人著稱，都是後世數不清的文人學者筆下談論過的對象。以地位而言，姜子牙顯然更崇高；不過張良亦頗受大家愛戴。據說歷經唐、宋、金、元、明、清，朝廷立「歷代帝王廟」或「太公廟」（「太公」就是姜子牙），張良都在配祭、配享的前列。民間分別為他立的祠廟也散處各地，有些留存至今。各地又都有些山峰、村鎮等仍以他的名字或封號命名。當代有人稱他為「謀聖」，除了被使用作為某些商業元素，算是延續了古代對他的尊崇。

張良的事跡，主要見於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介紹〈留侯世家〉說：「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就是說張良在軍營中籌謀，低調的、沒有衝鋒陷陣，以簡易、細緻的方法處理、完成了許多困難、重大的事情，不留形跡的取得了勝利，看來是欣賞他的。後世之尊崇張良，〈留侯世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諸葛亮大概也看過）。本傳採用敘事加評論的方式重寫張良的故事：敘事方面，有關張良、劉邦、項羽等等的事實性陳述出自〈留侯世家〉、《史記》的其它相關篇章、以及其它古籍或專門研究，沒有虛構任何情節（未經考證的報導則或以「據說」、「有人說」等作識別），但雖已盡力，不敢排除出現錯漏的可能；而屬於意見表達、可能涉及猜想的評論則涵蓋了《史記》及《史記》以外的一些古今說法，不過大部份沒有特別注明出處。本傳並非學術研究。

司馬遷是西漢人；「司馬氏世典周史」，他的家族有擔任史官、

重視史學的傳統（「詩亡然後春秋作」，有史學家認為中國的史學在周宣王時期迎來重大發展；司馬遷家族傳承的史學傳統可能始自該時期）。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劉邦的曾孫劉徹（漢武帝）當皇帝時出任太史令。然而漢代的太史令僅掌天文曆數瑞應災異，並沒有記史修史的職責。司馬談憂心「史記放絕」，就是恐怕失掉史學的傳統，有意著史、做了不少準備工作，最後卻未能實現，臨終時囑咐司馬遷「無忘吾所欲論著」。他過世三年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可能要先完成「守孝」的習俗；古時候所謂「守孝」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贅）。雖然仍不負責記史修史，司馬遷秉承父親遺志，大致經過了十多年，終於完成《史記》（原本稱為《太史公書》）；不過，或許因為書中部份內容牽涉到漢代的政治議題，當時並未公開，後來他去世後，才輾轉由他的外孫楊惲發佈。因此《史記》成書年代不確定；相距張良離世則大致有九十年。司馬遷以及司馬談都沒能見到張良本人。司馬遷撰寫《史記》的資料來源，包括但不限於所謂「金匱石室」即漢朝的官方資料庫、他和司馬談從不同途徑收集到的各諸侯國的歷史記錄、以及他們分別在各處採訪得到的「口述歷史」。

關於劉邦得天下的經過以及張良的事情，司馬遷的主要依據大概也包括陸賈撰寫的秦末漢初的記事錄《楚漢春秋》。陸賈是劉邦的幕僚，隨同劉邦平定天下，不少他記下的事情當是親歷，或者是他親耳聽到事情要角本人述說。可是《楚漢春秋》在唐代以後、南宋以前就失佚了。清代有人搜羅了散見於各種傳世文獻的少量佚文編為《楚

漢春秋》輯本，不過內容有限（並無貶意）。另一方面，看來司馬遷訪問過張良的後人。

《史記》記載了上起黃帝軒轅、下至漢武帝劉徹的二千六百多年間歷代紛繁的人、事、關係以及其變遷，更重新接續、發揚了中國史學自秦朝以來幾近斷裂的傳統，堪稱曠世鉅著。司馬遷的文筆也是極好的，他的文字、用語於敘事、描述中常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讓人印象深刻，不少都演變為人們後來廣泛使用的成語。文言雖然古老，其實很優美。因此，特將〈留侯世家〉列為本書附錄供讀者欣賞；也讓讀者比對本傳與〈留侯世家〉的不同。

當代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很欣賞唐末道士杜光庭所寫的短篇奇情小說〈虬髯客傳〉。〈虬髯客傳〉寫的是隋朝末年李靖和紅拂偶遇虬髯的故事。金庸認為杜光庭在〈虬髯客傳〉中僅僅以兩千字便「生動有致」的描寫了包括愛情、逃亡、奇遇、復仇、豪傑相交、財富相贈、兵法傳授、玄奧道術、帝王公卿、爭雄天下、立國大戰等等豐富又引人入勝的小說情節，其「精煉」的「藝術手腕」「真是驚人」。說得真好。若以文學的眼光看，〈留侯世家〉也可作如是觀（司馬遷當然有「藝術手腕」；雖然〈留侯世家〉寫得更多的是政治和戰爭的情節）。本傳談不上有任何文學價值；從歷史的角度看，算是對〈留侯世家〉的一種解釋或補充。

一、生平

張良，男性，字子房，戰國末年韓國人（後人對他的故鄉地點有幾種不同說法，不贅）。有說他屬韓國公族，與周王室同姓，本姓姬（或說「從封」姓韓），後來為了逃避秦兵追捕，才改名換姓；因此，早於他的韓國張姓人，理應並不是跟他同族。司馬遷沒有記下張良的出生日期；似乎也沒有學者特別考證，不過，據說有人將他的生年定為公元前 255 年（差不多是上限了）；有不同的人分別以農曆三月廿五、四月初十、九月初九等作為他的生日紀念他。

張良的祖父、父親在韓國相繼當了連續五朝的相國，橫跨逾四分之三世紀，即父祖兩代作為相國合共輔佐過連續五朝的韓王，卻並非如某些人所誤稱的他父祖五代當過韓相國。張良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便過世了，他並沒有在韓國朝中任事，不過他的家境還是很富裕。當韓國被秦國攻佔時，他的父親已經過世二十年了，但他家業仍然宏大，單計家僮便有三百人。

韓國國土主要在今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北、中部，西邊的鄰國



| 戰國七雄疆域示意圖

便是秦國。戰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交相攻伐，互有勝負，爭戰不斷。張良成長於秦國持續東侵、韓秦連年交戰的時代。當時秦國土地十倍於韓國，韓國弱小，秦國強大。韓國在戰事中處於下風，經常戰敗，土地、城池不斷被秦國兼併：試過一年間全郡被奪；另一年內被奪十三城。雖然未嘗在朝中任事，張良自懂事起當已瞭解、感受到強秦對本國的壓迫，終於在二十來歲時經歷到亡國。當時是公元前 230 年，前一年投降了秦國的原韓國「南陽代太守」騰（人名）奉秦王嬴政之命攻進韓國，擄獲在位的韓王安，韓國被納入秦國版圖，改設為潁川郡，是六國中第一個被秦國滅掉。

司馬遷記下「良年少，未宦事韓」，就是說張良在韓國滅亡前還年輕，未有在朝中任事。有當代研究者卻認為，張良在亡國前已成年，「已有出仕的資格」，「不應」「年少，未宦事韓」，於是推想他曾經於韓國朝中任事，但亡國後不願提起，便以「年少，未宦事韓」「敷衍別人追問」。這是說張良隱瞞曾「宦事韓」的真相，謊稱自己「未宦事韓」。

除了認為張良具備年齡條件外，該研究者並沒有提出任何其它論證或理由支持自己的推想，就隨意指稱張良在曾否「宦事韓」一事上隱瞞真相、說謊，顯然乖離了治學的嚴謹標準。單有條件很少會起得到作用；單一條件更難：「成年」實在也不足以構成「出仕的資格」，反而，若真具「資格」，「未成年」不會是「出仕」的障礙。「成年」對「出仕」或「宦事韓」只是一項既不必要亦不足夠的條件而已。

特別是，司馬遷記下張良「未宦事韓」，並沒有提及該說法出自張良本人。如前序所說，司馬遷與張良並不是同代人，他的信息只可能是輾轉來自第三者。就算他的記載與事實不符，不能推論就是張良隱瞞真相或說謊。舉例而言，如果作者記下某人上大學時沒有當過大學學生會的幹事，作者相信自己說的是已知的事實，作者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不一定須要或曾經問過該人；對作者記錄的引述更賴不到他身上。

倘若張良真曾於韓國朝中任事，當時應會有不少人知悉，他不可能撒個謊就能掩飾，也不會如此輕率。張良不是輕率的人，卻是務實又勇於面對現實的人，不會做無謂的掩飾。事實上，韓王安在位時韓國政治敗壞，保守的舊貴族把持朝政，韓王安甚至寵信「奸臣」，張良的父親早逝，當已失卻政治影響力，他沒有在朝中任事，正是「理所當然」。

為了替韓國報復，張良不惜花費鉅額家資招募勇士，密謀行刺下令滅韓的秦王嬴政。滅韓九年後，秦國通過陸續滅掉魏、楚、趙、燕、齊五國，統一天下，嬴政自號為始皇帝，後世通稱秦始皇。再三年，張良趁秦始皇東巡，在陽武縣博浪沙進行了刺殺他的行動，卻以失敗告終。秦始皇下令全國緝拿刺客，他幸而逃過秦兵搜捕，匿藏在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一帶，遇到黃石公，得傳《太公兵法》。他在下邳一邊鑽研兵法，另一邊幹些救急扶危、行俠仗義的事；機緣巧合，救助過項羽的叔父項伯。

今河南原陽縣東郊有「古博浪沙遺址」。有當代研究者指出，秦時陽武縣博浪沙距離東面的故魏國都城大梁以及南面的故韓國都城新鄭都不足五十里，其實並不在今原陽縣境；今原陽縣是陽武縣與原武縣合併而成，但陽武縣自西漢起被分割，縣區逐漸縮小，延至西晉，博浪沙已不再隸屬陽武縣，改屬陽武縣西面的卷縣。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最後一次巡遊途中生病去世，次子胡亥得趙高、李斯協助，襲取帝位，是為秦二世。下一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今安徽宿州市大澤鄉鎮）起事；天下間群雄並起，一致反秦。張良當時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了，壯志不減，於是把握時機，招聚了百多人，準備投奔陳勝失敗後、他的部屬秦嘉擁立為楚王的舊楚貴族景駒，卻在留城遇到劉邦。當時劉邦帶着幾千人，在下邳西部建立根據地。於是張良便留下相助，劉邦任命他為廐將，負責兵馬事宜。張良跟人講論太公兵法，大家都不明白，只有劉邦十分欣賞，常常採用他的計策。雖然劉邦當時的聲勢、實力及不上秦嘉、景駒，張良覺得他得到上天眷顧，便不去見景駒。

劉邦是沛縣豐邑人（沛縣，今江蘇徐州市沛縣；豐邑，原豐縣，今江蘇徐州市豐縣，大概秦時併入沛縣），是原楚國人；嬴政統一天下時，劉邦約三十五歲（比嬴政小三歲）。他生得高鼻、長頸、據說有所謂「龍顏」即帝王的面相（當是政治宣傳）；性情寬厚、好施與、豁達大度（所以後來沒有吝於封賞，亦樂於任用效力過項羽、或者曾經犯錯的人）。他不肯從事家人的生產作業，當了泗水亭長（泗水亭，

沛縣東，今有公園；亭是鄉之下的小區，亭長大致是負責治安的低級官員），但是卻看不起他的同事。有一次他出差到秦都咸陽（今陝西咸陽市），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威勢，心生感歎，覺得「大丈夫」就該像那樣。

又有一次，劉邦替縣令送役徒去酈山（位於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南），途中很多人偷走。他怕到埗時要擔責，就索性趁晚上在山間歇息時，把剩下的人都放了；正要潛逃，卻有十多名壯漢願意追隨，便一起匿藏在沛縣附近的山中。後來附隨他的人越來越多；他也逐漸建立起領袖的自信。陳勝起事後，他與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周勃等，便自沛縣起事，他被推舉為領袖，稱為「沛公」，當時有二、三千人。

雖然有時看不起人，愛罵人，或者說話讓人難堪，劉邦卻算得上是虛心的。他有良好的判斷力，聽得進別人的意見，肯承認錯誤，也能忍耐、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大局為重。起事之後，他對實現自己的長遠戰略目標很堅定。此外，劉邦很懂「恩威並施」，正如韓信所說，他善於控制大將、大臣；以今天的觀念說，他一定有其個人魅力，很會籠絡人，也是「玩政治」的高手。

劉邦年長於張良；起事時約四十七歲。在遇到張良前，他其實已經追隨過景駒、秦嘉了。他們聯手於蕭縣（今安徽蕭縣西北）以西與秦將章邯交戰，並不順利，劉邦便收兵回留城。大概在遇到張良

後，劉邦才進攻碭城（今河南商丘市睢陽區東），三日攻下，收了碭兵五、六千人，兵員增至九千，才又攻陷下邑（今安徽碭山縣），之後轉攻豐邑（有人說劉邦和張良當時曾往見景駒，請他派兵相助攻豐）。張良在進攻碭城、下邑、豐邑等戰役中有何貢獻，司馬遷並沒有具體交代（只有上述的「劉邦常常採用他的計策」而已）。

項梁和項羽也在會稽（今江蘇長江以南、安徽東南、上海西部及浙江北部）起事。項梁是楚國大將項燕的兒子、項羽的叔父。項燕被秦國名將王翦打敗及殺死後，楚國就被秦國滅了（另有說項燕戰敗後自殺；王翦之孫王離亦為秦將，後來敗於項羽，受俘被殺）。項氏先世都在楚國當過將領，想來是家學淵源，項梁嫻熟兵法，知人善用。他本來已密謀反秦，適逢會稽郡的代郡守聚眾起事，便設局讓項羽殺掉他，接收了他的部下，再招聚各縣的豪傑。他們最初只有八千兵，但把握住各個機會，擴張得很快。他們又以秦嘉背叛陳勝為藉口，攻擊並且打敗了他及景駒，收併了他們的兵卒，兵員達到十餘萬，聲勢浩大。

劉邦轉攻豐邑時，項梁召集各路起事反秦的「義軍」商議抗秦的事，劉邦和張良便去見他，合作對付秦軍。項梁撥給了劉邦五千多兵將，其後他才攻下豐邑。當時劉邦和張良大致接受項梁領導，劉邦帶兵配合他及項羽等與秦軍作戰。後來項梁接納謀士范增的建議，找到原楚懷王的孫子讓各路「義軍」尊為首領，仍稱楚懷王，借以籠絡舊士族，但實際上兵力、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張良勸他再立

故韓王室後裔韓成為王，號召故韓人反秦。項梁同意了，派張良當司徒（官職名，王佐重臣，也許也負責徵兵）輔助韓王成。張良和韓王成帶着一千多人西進攻秦，奪取了數座故韓境內的城池，但很快被秦軍奪回，便在潁川一帶以游擊戰對抗秦軍。

項梁、項羽、劉邦分別跟秦軍作戰，十分順利。項梁漸漸變得驕傲，輕視秦軍。終於，秦軍增兵，章邯夜襲項梁，項梁不敵，在定陶（今山東荷澤市定陶區西北）大敗被殺。范增繼而輔助項羽。項羽一度極為倚重范增，尊之為「亞父」，就是很尊敬他、其地位僅次於生父的意思。

楚懷王也不甘於當傀儡，趁機奪權，命項羽北上救援在故趙地起事反秦的諸侯，命劉邦西進攻秦。劉邦由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南出環轅關（今河南偃師市東南；環轅當時大致是用兵的所謂「險道」，利於游擊戰）與張良會合，張良便跟隨他一路征戰，收服了十幾座舊韓境內的城池，打敗關中的守軍（「關中」泛指今陝西省中部、秦嶺以北，包括西安、寶雞、咸陽、渭南一帶，當時地處四大關塞即東面的函谷關、南面的武關、西面的大散關和北面的蕭關之中，因而得名），先於項羽攻入咸陽，推翻了秦朝。

其後，項羽也到了關中。他軍力強大，壓服住劉邦及各路人馬，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諸侯：其中劉邦封為漢王，領地在巴蜀（今四川、雲貴一帶）；而韓王成則續封於故韓地，張良續任韓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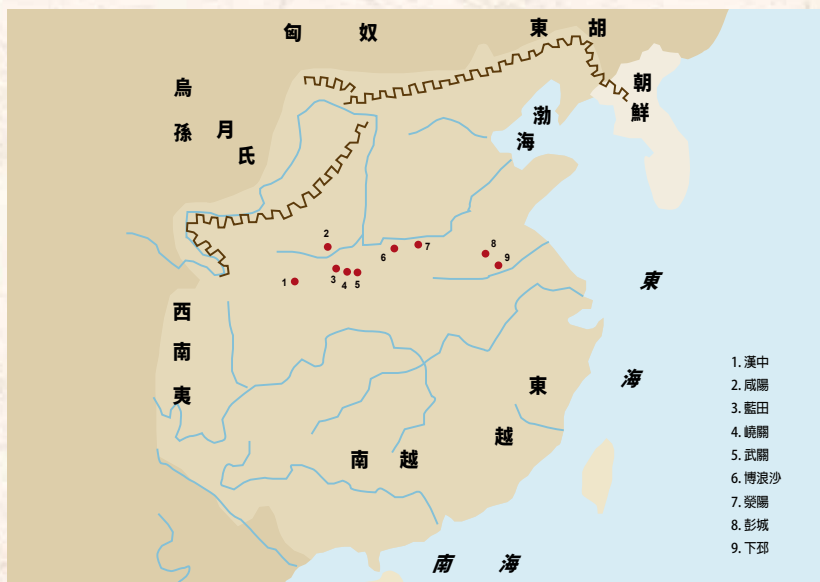
| 關中地理位置示意圖

後來項羽先後殺了楚懷王以及韓王成，張良到關中投奔劉邦，一心輔佐他對抗項羽，終於取得勝利，統一天下。不過，張良「多病」，未曾為劉邦當過主將帶兵作戰，多是在他身邊為他出謀劃策、排解疑難。

公元前 202 年，天下大定，劉邦當上皇帝，後世通稱漢高祖（「高祖」是他的「廟號」，就是他去世後，後人祭祀、供奉他所使用的名號）。大封功臣的時候，雖然張良沒有當過主將帶兵作戰，沒有什麼戰功（當時戰功一般根據攻下或平定國、郡、縣、城邑多少、擊敗軍隊多少、擒殺敵人身份高低多少而定，張良不帶兵、不作戰，功勞記不到他名下），但劉邦認為他出謀制勝是很大的功勞，讓他選擇舊齊境內三萬戶的地方作為封邑。張良卻懇辭。他說，他從下邳出發，在留城遇到劉邦，是上天的安排；劉邦肯採用他的計策，雖然往往取得好的結果，但是有運氣的因素，他願意封在留城，覺得那就很好了，不敢領受三萬戶的封地。於是劉邦便封張良為留侯，讓他以留城一帶作為封地。

然而張良的封邑也達到「萬戶」，決不是少的了。當時「大侯」的封邑一般都不超過萬戶，「小侯」最小的只有五、六百戶而已。作為比較，同為「大功臣」的大侯之中，曹參被封為平陽侯，封邑有一萬六百戶；周勃封絳侯，八千一百戶；蕭何封酈侯，八千戶；夏侯嬰封汝陰侯，六千九百戶；陳平封曲逆侯、樊噲封舞陽侯，都是五千戶。

漢朝初時承襲秦朝「二十等軍功爵」的制度，另增設最高的「王



| 秦朝疆域及張良部份活動地示意圖

爵」。張良等「大功臣」的「侯」爵位稱為「徹侯」、「通侯」或「列侯」，是僅次於「王爵」的爵位，可於封地徵收租稅、自置家丞等，但受封地所在郡守（即一郡之最高行政長官）監察。

有人說，張良十分克己，放棄了舊齊境內或其它豐饒的土地，刻意選擇「貧瘠」的「留地」（留城一帶的土地）。可是「留地」當時是否貧瘠，大致是不得而知。至於他為何沒有辭讓更多的封地，或者他要為家人以至最初追隨他起事的人着想，或者有行政上的原因。如果他辭讓太過，或許也會不利於人：所謂「論功行賞」，若然他作為「大功臣」卻只領受很少的甚至沒有封地，那功勞比他小的人當中，有一部份人所得到的封賞就可能會經過「層層遞減」而變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古留城大致在今江蘇徐州市沛縣東南。她的歷史據說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帝堯時代，當時有留國，是帝堯的一個庶子的封國，留城當是她的都城。留國經歷了帝堯、帝舜、夏、商各朝，商代末年才覆亡，國祚接近或超逾一千二百年。春秋時期，留地屬宋國，後來被楚國兼併。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設置留縣，屬泗水郡。張良封留後，歷經兩漢三國，直到晉代，大概是留城最為繁盛的時期。北齊時，留縣被廢，併入沛縣；隋代曾經復置，到唐代又廢，留城逐漸趨於敗落。隨着地質變化以及黃河氾濫，留城終於在明代沉入現在的微山湖中。城市的發展並不是必然的；城市的歷史也可能會有劃上句號的時候。

協助劉邦、向他提出各種主意的人很多，但他很器重張良。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意思就是論到料敵機先、算無遺策、巧妙佈置、調兵遣將、遙取勝利的能力，他及不上張良。他認為自己能取得天下，張良、蕭何、韓信三人的助力很大，稱三人為「人傑」：蕭何的能力在於鎮守後方、安撫百姓、供應糧餉、經營糧道；韓信的能力就是連合「百萬大軍」、攻戰必勝。後人一般將張良、蕭何、韓信並稱「漢初三傑」。不過，韓信當大將，是蕭何向劉邦推薦，張良也向劉邦說，諸將中只有韓信可委以重任、獨當一面；而蕭何當相國，是張良勸劉邦所立。當然，也應當說，是包括劉邦在內的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

劉邦本來打算將漢朝的帝都定於洛陽，婁敬以及張良勸他在關中建都，於是劉邦遷都關中，建新都長安。張良也跟隨到了關中。可是他並沒有出任要職，沒有掌權，大致沒有參與朝政，反而學習導引、辟穀的功夫（導引是關於呼吸行氣，辟穀是節制進食，都是古今中外不少修行人所奉行的修習法門），居家靜修，試過一年多都沒有出過家門，甚至說要結交上古傳說中的仙人赤松子。後來，劉邦有意更換太子（他有多子，出自不同的后妃），皇后呂雉（呂后）恐怕當時當太子的自己的親生兒子劉盈要被換掉，便派她的哥哥呂澤問計於張良。張良推卻不過，出了個主意，終於導致劉邦放棄了更換太子。

公元前 195 年，劉邦病逝長安，劉盈順利繼位為帝，就是漢惠

帝；呂雉見到了張良。她見張良辟穀不進食，覺得太清苦了，感念他曾獻策保護劉盈，就強迫他進食；他勉強聽從了。此後，張良大概就歸隱了，一直到他逝世前，〈留侯世家〉沒有記載他的事情了。不過司馬遷另有記錄說，惠帝六年，齊王劉肥去世，他是劉盈的庶出的長兄（劉邦在迎娶呂雉前、亦即起事前與劉肥的母親私通生下他），劉盈便派張良代表朝廷到齊地冊立劉肥的長子劉襄為齊王。兩年後即公元前 187 年，張良去世（當是「壽終正寢」），活了大致接近七十歲（另有說他的卒年是劉邦去世六年後即公元前 189 年，也有說是封侯十六年後即公元前 186 年，或者呂雉主政第三年即公元前 185 年）。

張良的諡號是文成侯；「文」有「經緯天地、道德博聞」的意思，「成」則有「安民立政」的意思（對劉邦、劉盈父子兩朝都適用）。諡號是古時候朝廷對已逝世的帝王、后妃、大臣等所授予的稱號，代表一種追思，也反映了當時的一種對功過的評價。以上及下文提到的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就是他們各自的諡號。諡號制度起源於西周時期；秦始皇認為訂立諡號即是兒子批評父親、臣子議論君主，是不好的，當時就廢除了；漢朝重新恢復。作為比較，蕭何的諡號是文終侯，曹參是懿侯，陳平是獻侯，夏侯嬰是文侯，周勃、樊噲都是武侯。後世諡「文成」的名人有晉代的郗鑑、明代的劉伯溫、王陽明等。

漢代班固所寫、晚於《史記》至少一百五十年的史書《漢書》記

載，張良葬於濟北穀城山下（濟北，今山東德州市；穀城山，今山東濟南市平陰縣東阿鎮北黃石山；秦時濟南地區屬濟北郡，大約漢文帝時始置濟南郡）。唐代貞觀年間編撰的史地著作《括地志》則說，張良的墳墓在徐州沛縣東，與留城相近。此外，還有別的記載說，在別的地方（例如陝西、河南、湖南等）也有「張良墓」，不贅。

從相國子孫、家大業大的所謂世家子弟到行刺皇帝的策劃人、行俠仗義之士，再到參與革命、爭逐天下的謀士、開國功臣，最後成為修道的隱士，張良的一生轉折頗多，極富傳奇色彩。當然那切實的反映了世局的變化，不過，主要還是他自己的主觀選擇以及個人努力的結果。漢代以來，有些人看重他的事功，另有些人則更欣賞他的氣質，下文再細說。張良和劉邦算得上是特別投緣。當然劉邦是「識貨」之人，從留城初遇到環轅會合再到關中重聚，他對張良似是一直都很信任；就算跟自己的本意相左，他似是特別願意聽從張良的意見。然而，綜合而言，是張良選擇輔佐劉邦，他的「知人之明」，是極厲害的了。

張良的畫像在漢代有所流傳。司馬遷說，根據其事跡，他本來以為張良長得「魁梧奇偉」，大致就是以為他是個體形壯碩、貌相豪邁的大漢，後來看到他的畫像，覺得他「狀貌如婦人好女」，就是說他長得像標緻的女子。另外據傳諸葛亮則說，從畫像（或者是塑像）看來，張良並不威嚴。當代有人說張良「身材矮小」，卻講不出任何根據或理由，並不具說服力。

1957年，河南洛陽出土西漢晚期古墓，內有壁畫，其中一幅判定為「鴻門宴圖」(「鴻門宴」見於下文)。圖中面容清秀、判定為張良者，其身高略為超於判為項伯、范增、項莊者。至於判為項羽及劉邦者雖然並非站立，他們(特別是項羽)據載身材高大，則大致顯示出張良諸人屬中等身材者。當然該壁畫很可能只是藝術創作，不過，當可據此推想「張良身材矮小」的說法並不流行於西漢當時。特別是，該墓另有一幅判為「二桃殺三士」的壁畫，畫中判為晏嬰者繪畫得特別矮小，吻合流行說法(晏嬰是春秋時期齊國的上大夫，輔政五十餘年，他「二桃殺三士」的故事很有名)。

司馬遷看到的張良畫像，大概是他年青時的模樣，當是有根有據，並非出於憑空想像，不過他「狀貌如婦人好女」則是司馬遷自己的主觀看法；正如考定上述「鴻門宴圖」的研究者直接形容圖中判定為張良者「貌如女子」，然而另有些人則認為該畫中人的樣子就是男子，並不像女子；在「鴻門宴圖」考定前便發表的古墓考古發掘報告也只是說該畫中人「面色白皙」而已。

孔子曾經因為澹台滅明長得不好，「狀貌甚惡」，認為他「材薄」，很勉強才接受了子游即言偃的舉薦收了他為弟子。後來澹台滅明砥礪苦修，身體力行，用行為表現證明了自己品德高尚，學風端正；追隨他學習的人很多，名聲傳遍各諸侯國，孔子才反省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就是澹台滅明)，引以為誡。司馬遷「以事斷貌」，錯估了張良，便借孔子的話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劉邦或其他人並沒有以貌取人、錯過或輕視了張良：司馬遷引用孔子關於澹台滅明的話，大概不只說「如果」，而是有提醒大家不要單憑想像臆斷史事的意思。

張良的祖父、父親既為相國，他的祖母、母親容顏娟好，不在話下。想來張良的父親就該長得不差。張良遺傳得父母的好容貌，顯得文秀，也在情理之中。後人有些憑想像把張良繪畫得特別柔弱，卻是對他、司馬遷、以至女性有所誤解了。

二、所學

張良的祖父和父親在韓國長時期當相國，家業宏大，就算並不真與韓王室同族，他的家族在韓國應有一定地位，當可說是不折不扣的世家子弟。不知道自幼喪父對他的打擊或影響如何，但他沒有淪為例如性情散漫、貪享逸樂的人，從小培育他的長輩應記一功。

從張良的事跡上看，他一方面識見不凡，謀略過人，善於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另一方面則淡薄權位，功成不居，綜合而言，大有道家之風。他晚年「練氣輕身」(導引、辟穀)，游心「仙道」(說要結交赤松子)，更被人與後來的道教拉上關係(道家不同於道教)。此外，有說在東漢時創立「五斗米道」的張陵(又稱張道陵)，是他的八世孫(偶有說是十世孫)。「五斗米道」作為宗教派別被歸類為道教。

可是，韓國的學術卻似是以法家為主。三晉(韓、趙、魏)是先秦法治思想的發源地，法家人才輩出。韓國法家的著名人物就有申不害、韓非。申不害約於公元前 337 年去世，或者生前曾跟張良的祖父共事，那時張良還沒有出生。申不害當了韓相國十五年；司馬

遷說他「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其生「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他去世後，張良的祖父大概就繼任韓相國了；也不知道是否他的責任，總之韓國就開始常常打敗仗，國勢就弱了。

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 280 年（也有人推前至公元前 295 年左右），在公元前 233 年即韓亡三年前去世。張良雖比韓非年輕至少二十多歲，但大家同為世家子弟，有可能在青少年時期識得韓非。不過韓非憂心國是，忙於上書韓王、著書立說，後來見用，要應付秦國，大概沒有時間教導張良。當然，張良也可以受教於別的法家人物；也可閱讀韓非有名的著作。然而他對治理國家沒有興趣，大抵並沒有接受法家學說。韓王安為了取悅秦王嬴政，命韓非過訪、終於導致他身死秦國，以及韓王安向嬴政獻地、稱臣等等，更可能影響到張良對政治的看法。

另一方面，韓非寫過《解老》、《喻老》（「老」指老子或《老子》；老子是道家代表性人物，《老子》是他的著作），司馬遷又說他「本於黃老」，雖然「黃老道」與老子之「道」有所不同，但道家學說（包括黃老道）在韓國有所流傳，應無疑問。張良早年有所接觸，亦有可能。

此外，張良曾於淮陽「學禮」；或許也曾四處遊歷增廣見聞，到過東海邊陲的地方。淮陽即陳州（河南東南部，今周口市腹心地帶），據傳是伏羲、神農的故都；伏羲據傳是禮樂制度的始創人。夏禹時，堯姓封於陳。周初，胡公滿封於陳，他是舜帝後裔，特重德行教化；

陳國成為禮儀之國，是當時十二大諸侯國之一，春秋末滅於楚。張良在淮陽可能是研習古代的文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淮陽鄰近老子的故鄉苦縣（河南鹿邑，屬今周口市）。有當代研究者指，老子雖曾出關遊歷（「出關」指西出函谷關），後來終於回到故鄉授徒講學；一直到西漢初年，道家學派在淮陽周邊地區很活躍。張良也有可能是於淮陽接觸到道家學說。

儒家固然重禮，但「學禮」並不一定就如某些人所隨便以為的是接收儒家思想。伏羲始創禮樂制度時，儒家遠未出現。儒家的孔子就曾不只一次向道家的老子「問禮」。墨子也說：「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也認同禮節的積極意義。關於「禮」的起源，是這樣說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有歷史研究者指，在西周的制度建設而言，「禮」與「法」是結合的，名為「禮」，實際上包括「法」。《左傳》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司馬遷則解釋說，「禮」是關於「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所以「禮」泛指社會秩序、社會制度、習俗而已（但儒家所特別強調的部份「禮制」內容就將人分了等級）。張良曾「學禮淮陽」並不表示他曾經如某些人所說的「遵循儒家的腳步而行」。特別是，儒學當時亦尚未成為「官學」，儒學成為官學是多年後的事。

另一位當代研究者則認為，淮陽民間有深厚的抗秦意識，是心懷故國的六國遺民寄居之地，而且是中原水路交通的樞紐；後來陳勝、吳廣起事，也在淮陽一帶立國，張良「學禮淮陽」可能與各種反秦行動有關。不過，也只是猜測而已。此外，另有人說，張良是在淮陽拜師學習宮廷禮儀，希望能合乎資格在秦宮中活動，伺機刺殺秦始皇。恐怕是憑空想像、猜測過度了；如果參考荊軻和高漸離的故事，也是將「刺秦」尤其是混入秦宮想得太簡單了。證諸張良策劃椎擊秦始皇並付諸實行，他無疑已排除了混入秦宮行刺的選項。

「張良在淮陽學習宮廷禮儀企圖獲取資格入秦宮活動」的猜想是否假設了當時流傳一種各國都採用的所謂宮廷禮儀？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制度殊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就實行了「廢封建、行郡縣、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度量衡、律法、甚至學術思想、道德規範等各種「統一」政策和措施。在禮制方面，自周室衰頹，各國「禮廢樂壞」，自行其是，秦朝採納了六國各種利於「尊君抑臣」的禮儀，司馬遷形容為「不合聖制」。秦朝綜合各國禮儀其中的所謂宮廷禮儀能否於淮陽學得，頗成疑問。

至於張良得傳《太公兵法》的事，有些神秘色彩，大致反映了記錄的人即漢初到司馬遷那個時代的部份信仰或神秘觀念。此外，部份情節記錄得很細緻，如果屬實，只能是出自張良本人（才輾轉為司馬遷所知）；而張良特別交代了該些細節，當是別具深意了。